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七十

卷之四 記遊

七

紀錄彙編卷之三百二

前聞記

祝允明

高皇帝敬天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紀
草莽臣何敢僭褻以入私編然剽聞一二不敢隱嘿
其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罔不究心以樂生不娶
顓臾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黃冠之列贍給優厚所
轄錢糧例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
較常贍之外復益予肉人若干曰無使飢寒亂性諸

武舞執干盾之屬後易楮甲以繪兵其上防微之意
又因以見焉

正經傳

上萬幾之暇留意方策嘗以尚書咨以義和惟天陰
騭下民二節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
林院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
傳會選又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
今天下一統學者倘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行
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又俞三吾刪其過者爲孟
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當時禮部劄付言書傳曰凡

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
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夫
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
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
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
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
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
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爲順行左旋爲逆行
其順行之曰常步逆行之曰常步若如蔡氏之說則
逆行步而順行步豈理也哉若不單正有誤方來今

後學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
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
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
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
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
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洽
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
氏之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于天而君但安安自若
而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
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平吳仁言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
蓋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
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
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
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憲臺舉親而劾讐有司
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後
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籍於道哀苦聲聞於天
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
真有異其治世以甦困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

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
荼毒生靈千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討
之畧無功効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
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托
香軍爲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
瓦解朕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
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
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
浙東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
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觀既待之不死又封以列

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首聚亮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矛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其罪六也

知元綱已隆公然害其丞相達失帖木兒南臺大夫
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
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左甚於蚩尤葛伯崇侯
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
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
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
所謂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逋逃臣民
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寮果能
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
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

房舍仍前爲主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故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卽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文榜曉諭敬依 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湏議出給者

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州判官許士傑賁到

制度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維禎維禎戴此以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

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勅
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
爲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
郎張智同各官奉 聖旨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
樣制再申明整理智乃奏行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欽
定而小民徃徃或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裏竹絲
漆布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仍前違制者賣
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
緣維禎與手按也

公宴節錢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上謂禮部左侍郎

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以有司公宴擾民今後支與

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衙門令衡等詳定十月初

八日衡等遂奏准行移各司遵守凡遇正旦冬至

聖節筵宴節錢就於彼處官錢內支給其無府州縣

都司衛所行移附近有司開用其錢則例每一節布

政司一千貫其在城都司衛所并附郭大小衙門府

其在城都司衛所俱赴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賜

者民俱赴本府筵宴有都司七百貫無都司有

衛六百貫無衛有所州其在城衛所并附郭大小衙

四百貫無所三百貫門官吏師生賜早耆民俱赴

本州筵宴有衛五百貫無縣其在城衛所并附

衛有所三百貫無所二百貫郭大小衙門官吏

師生賜阜耆民俱赴本縣筵宴有衛四百貫無有司
無衛有所二百貫無所一百五十貫

衛門衛所衛四百貫
所一百五十貫

給有司官錢

二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一員給與盤纏鈔一
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并後定給引錢爲堂
食費於平養廉之意至矣

驛兒屬對

太祖皇帝一日閱遠方驛夫見一小兒在其中問之
兒對曰臣父當此役近日死臣代來耳 上曰你幾
歲了對曰七歲 上曰能作對麼兒對曰能 上曰

七歲孩兒當馬驛卽應聲云萬年天子坐龍庭

上大喜蠲其役

龍湏

太祖皇帝嘗進膳於膳中得髮一莖召光祿官問之
對曰告陛下此不是髮 上曰是何物耶對曰龍湏
也 上卽自將聖湏隨手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歐陽都尉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
妓急妓分必死欲毀其貌以覲萬一之免一老胥聞
之往謂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妓立予五百金

胥曰 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僂肆乎慎不
可欺當如常貌哀鳴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
湏沐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
肌理妍艷之極首飾衣妝湏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褻
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目蕩心則
可只如此就捕更無他術妓問其詞曰一味哀鳴而
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
左右曰榜起殺了群妓鮮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
爛繒采珍貝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粧束不減
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

當惑了那廝可知哩遂叱放之

勤政

上勤民之心振古罕儷凡得內外封疏卽命左右疏其事粘之壁間甲乙治之裁決如流壁帖有一日數易者

示儉

上每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紉後宮屏幃垣壁多繪耕織像也

持志

上持志兢業無愧堯舜三王每夕膳後自於禁中露坐玩察天象有達旦不安寐者蓋上兼善推測於